

未生怨經

吳月支國優婆塞支謙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國雞山中諸天龍鬼神帝王臣民皆詣佛所稽首承風供養之儀靡不盡禮調達觀之其嫉無量還告太子未生怨曰汝父輦國衆寶以貢佛諸沙門國藏空竭可早圖之即位爲王吾當興師往征佛也子可爲王吾當爲佛兩得其所不亦善乎子必成之未生怨與調達結斯陰謀已則勅秉勢臣令勒兵王還奪其即綬以付獄王還

臣即如命以王付獄王意恬然照之宿殃心無恐懼重信佛言王曰吾有何過而罪我乎皇后貴人率土巨細莫不哀慟王顧謂哭者曰佛說天地日月須彌山海有成必敗盛者即衰合會有離生者必死由之憂悲輪轉無際以致重苦尋其源察其始因緣合會即有謂之生因緣離散即滅謂之空夫身者四大耳衆生魂靈寄處其中死還其本魂靈空去謂之非身身尚不可保何國之常守乎佛初入國吾未有子也問吾寧知當來王不乎吾

對曰不知世尊重曰一切無常汝諦思之佛之誠我正爲令也各努力建志懷存佛誠矣王謂太子曰汝每有疾吾爲焦心欲以身命受危代汝親之仁恩惟天爲上汝懷何心忍爲惡逆乎夫殺親者死入太山不中止息汝將當之也吾是汝尊重親尊孝尚恐名不稱豈況殺父乎以國惠汝吾欲至佛所作沙門吾觀姪洸猶火燒身女類之好以爲虛空無目之徒靡不惑焉惟覩佛經照女僞之尤惡知榮利之害身太子曰汝莫多云吾獲宿願

豈有赦哉勅獄吏曰絕其餉食以餓殺之有司將入獄鉗沙王向佛所在稽首重拜曰子有天地之惡吾無絲髮之忿心矣惟存佛教世無常樂其苦有長入獄被髮仰天呼曰痛乎天豈有斯道哉后妃貴人舉國巨細靡不哀慟后謂太子曰大王掠桎梏處牢獄必自須人其痛難言自汝生來大王赤心懸情于汝食息不忘四大盈縮旃伏臨汝涕泗交并心焦體枯欲以身命代爾殞矣當存天人之育無爲逆也佛說經云夫善之極者莫大於

孝惡之大其惟害親乎長幼相事天當祐之
豈況親哉汝順兇虐爲斯重惡必入太山世
間六十億年爲太山一日一夕所更諸毒每
處有年汝其畢之不亦難乎夫快心之士無
不後悔太子曰吾少小有志殺父爲王今日
獲願何諫之云乎后曰夫不用諫者亡國之
基矣吾欲見大王寧可不乎太子曰可后淨
身澡浴以蜜麝塗身入見大王面顏瘦瘠不
識舉哀聞之者莫不揮淚后曰佛說榮樂無
常罪苦有恒王曰獄吏絕餉食飢渴日久身

八萬戶戶有數百種蟲擾吾腹中血肉消盡
壽命且窮矣言之哽咽息絕復連后曰具照
斯難妾以麝蜜塗身可就食之當惟佛誠無
忽也王食畢向佛所在哽咽稽首曰佛說榮
福難保如幻如夢誠如尊教謂后曰吾爲王
時國土廣大衣食從好而今處獄當就餓死
子所從得桀逆之師違佛仁教吾不懼死惟
恨不面稟佛清化與鷲鷲子目連大迦葉講
尊道與耳王重謂后曰佛說恩愛猶若衆鳥
會栖于樹晨各離散隨其殃福目連衆垢已

除諸惡已滅得于六通四達尚爲貪嫉梵志
所捶豈況吾哉爲殃惡迫人猶影尋身響之
應聲佛時難遇佛法難聞賢衆行高儀式無
量非世俗所能履行懷佛經典以仁化民獲
供養之福稟其清化誠亦難值哉吾今死矣
遷神遠逝夫欲建志莫尚佛教也汝慎守之
防來禍矣后聞王誠重又哀慟太子詰獄吏
曰絕王食有日不死何爲對曰皇后入獄有
麩蜜之貢以延王命太子曰自今莫令后見
王王飢勢起向佛所在稽首即爲不飢夜時

爲明太子聞之令塞窓牖削其足底無令得
起而覩佛明有司即削足底其痛無量念佛
不忘佛遙爲說經曰夫善惡行殃福歸身可
不慎矣瓶沙王對曰若當肢解寸斬於體終
不念惡世尊重曰吾今爲如來無所著正真
道最正覺道法御天人師三千大千日月天
神鬼龍靡不稽首宿之餘殃于今不釋豈況
凡庶王受天中天恩具照宿殃不敢愠望不
懼太山燒煮之罪中心在佛及諸弟子坐卧
敢忘即叉手稽首今日命絕永替神化那咤

哽噎斯須息絕舉國臣民靡不蹕踊呼天奈何瓶沙王即得道迹上生天上三道門塞諸苦都滅矣

未生怨經

四願經

吳月支國優婆塞支謙

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拘夷那竭國與五百比丘僧俱坐於尼延樹下爲數千萬人說法於是城中有豪長者財富無數名曰純陀純陀有

子厥年十四時得重病不免所疾遂便喪亡父母兄弟宗親中外莫不愛重啼哭憂愁安可言也是時純陀聞佛來化心大歡喜便告其妻言令佛在此宜當往見其有聞佛說經法者莫不開解忘憂除患即與其妻宗親僕從俱到佛所爲佛作禮却坐一面長者純陀長跪叉手白佛言人在世間積聚錢財思慮勤苦不敢衣食不知布施奉持經戒無尊無卑誰得如願者或時命盡父母兄弟妻子親屬啼哭愁毒爲其棺殮遺送財寶衣被飯食